

逐浪女生  
www.zhuang.com



# 凤戏初夏

薇晒〇著

下册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凤  
戏  
初  
唐

(下)



## 目 录



第四十三章·伏 击	/261	第六十四章·听 书	/380
第四十四章·沙钵罗可汗	/268	第六十五章·故 人	/385
第四十五章·风 月	/275	第六十六章·奇 人	/390
第四十六章·秋 狩	/282	第六十七章·天 命	/396
第四十七章·被 俘	/288	第六十八章·蘸 露	/401
第四十八章·游 说	/294	第六十九章·少 年 游	/406
第四十九章·灭 族	/299	第七十章·稚 子	/411
第五十章·打草惊蛇	/305	第七十一章·赃 官	/416
第五十一章·降 雪	/310	第七十二章·心 死	/421
第五十二章·风 寒	/316	第七十三章·起 义	/426
第五十三章·情 债	/321	第七十四章·不离不弃	/431
第五十四章·逃脱升天	/327	第七十五章·部 署	/436
第五十五章·对 峙	/333	第七十六章·攻 城	/442
第五十六章·战 痞	/339	第七十七章·文 缠	/448
第五十七章·刺 杀	/344	第七十八章·死 别	/453
第五十八章·玉门风云	/349	第七十九章·若我离去	/458
第五十九章·惊 变	/355	第八十章·回 归	/464
第六十章·鹤巢鸠占	/360	第八十一章·迷 失	/470
第六十一章·真相大白	/365		
第六十二章·人 魂	/370		
第六十三章·曷 归	/375		



## 第四十三章·伏击

CHAPTER 43

骑上骆驼，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死里逃生的后怕让我的手脚不自主地颤抖。我前面的一个汉子丢了羊皮水袋给我，咧嘴冲我笑了笑。我拧开喝了一口，居然是羊奶。我知道一口羊奶抵十口水，在沙漠中珍贵得很，因此只喝了一口后就抛还给他。

一路冷月，四周寂静无言，只不时传来为首那汉子的咳嗽声。

他到底怎么了，这样的一条汉子怎么也学李书予那样弱不禁风起来？

我抱着骆驼驼峰，趴在上面出神，思绪一点点荡漾开去，渐渐在他的咳嗽声中睡去。

半梦半醒间，我隐约觉得自己回到数年前的那个月夜，我和天行共骑一马，当时他受伤着了凉，也是这样咳着，我依在他怀里，满脑子非分之想。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忽然听见四周有人大声呼叫。我赶紧坐起身来，揉了惺忪的眼睛，天啊，怎么搞的，难道今天是耶稣受难日？走个路咋恁不太平呢？但见不远处的沙丘上潮水般涌出一队黑衣人，他们高举着弯刀，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杀来。

我正凝神间，刚才给我羊奶的那个汉子嘴里叫骂了一句，立即拔出弯刀跃下驼背，红着眼睛加入了混战。

我也随着他从骆驼上跳了下来，藏骆驼下暗自逍遙。反正这场混战和我没什么关系，他们杀他们的，我躲我的，最后要是对方赢了，我再想办法脱身。

大约是那群伏击的黑衣人过于强大，这边的突厥人渐渐抵挡不住，战场往后



退了不少，甚至有人杀到了我面前。

我趴在骆驼下瞄着战况，眼见一个突厥人被黑衣人放倒了，我才拔出匕首窜出骆驼，偷袭那黑衣人的下盘。

那黑衣人断然没想到他背后的骆驼底下还藏着一个人，应对不及，当场被我削去了一大块肉，倒在地上哀号。

我心里有些不忍，暗怪自己残忍，但放眼一看，这沙漠里哪个又不是在下狠手置对方于死地呢？我叹息了一声，旋又缩回骆驼下。

“喂，你……”

那个被我从刀口下救了的突厥人冲着我大声叫唤，我听声音熟悉，探头一看，原来是那个臃肿男人。

“小兔崽子，你出来！”他一把拎住我的耳朵，抛了把突厥刀给我，“不准躲着，赶快去杀敌人。”

有没有搞错啊？我是女人耶！让我去杀人？

我伸出脚去一腿踢在他的手臂上，冲他扮了个鬼脸。

那男人疼得龇牙咧嘴，样子极其搞笑。

“你这个女人！”他嚷了一句，丢下我继续加入战斗中。

我得意地拍了拍手，继续看我的热闹。这时，我发现那个领头的叫颇黎的人没有战斗，他身边围着四个武艺极强的男子，电光石火间便能让企图涌上来的人身首异处。

我打量着他，但见他端坐在骆驼上，一动也不动，冷静得像在王座上观看手下练兵的帝王。

“好气势，不输给我家天行。”我赞了一句。

这时，几个黑衣人发现了我，提着刀冲了上来。我也不惧怕他们，他们动作虽然有力且快，但缺乏灵活性，也没有中原武人的狡猾，因此还好对付。我三拳两脚放倒了他们，没有伤他们的性命。如此反复放倒近十人后，这场战斗才渐渐收尾，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我看着周围的伤兵和尸首，心里半是哀凉半是恐惧。远处还有一些黑衣人在做殊死挣扎，寥寥地传来几声人的嘶叫。

我翻身上了骆驼背，赶着骆驼往颇黎那边靠拢。

“留下一个活口。”

眼见那群黑衣人快要被杀光，颇黎才冷冷开口。



他的手下得命，下手越发快了起来，很快，整个战场上就只剩一个黑衣人了。他提着刀，显然很慌乱，只是下意识地招架。

“放了他。”颇黎骑在骆驼上气定神闲地说，“你带个口信给额吉，跟他说，颇黎要他的命。”

那黑衣人听罢，恨恨地盯了他一眼，转身向来时之路逃遁而去。

“颇黎，你没事吧？”

那个臃肿男人一脸狼狈地问。

“还好。达尔，你老了！居然要一个姑娘拯救。”颇黎看了他一眼，又瞟了我一眼，发出一声轻笑。

达尔嘿嘿一笑，也不说话，翻身跳上他的骆驼。

经过一晚上的鏖战，大伙都有些犯困。我看着远处地平线上即将喷薄而出的光亮，长长地打了个哈欠便睡去。

这一觉一直睡到中午才醒来，那些人都围在骆驼边吃东西，我伸了个懒腰，跳下骆驼。

“嘿，这个给你。”达尔大老远看到我，连忙掰了块黑乎乎的肉，有些献媚意味地递给我。

周围的男人见此情形，纷纷发出暧昧的笑声。

哇塞，难道这个老大叔喜欢小罗莉？我大方地接过那块怪恶心的肉，毫不含糊地嚼了起来。

他见我吃了肉，笑着回到自己坐的地方，继续和那些人闲扯。

看来这个审美奇特的老男人真看上我这个面目污秽肮脏的哑女了，想到这里，我不禁好笑，也凑到他们中间去了。那些人见我过来，让开一个位子，把我安排在达尔身边。而颇黎就在我的对面，在阳光下我才看清楚他的脸。出乎我意料的是，他长得居然不错，典型的突厥人长相，肤色健康，线条干净利落，尤其是那双眼睛，锐利而睿智。

他见我看他，微微地笑了笑，继续吃手中的肉干。正咀嚼着，他脸色忽然一变，皱着眉头按住胸口，豆大的汗从他额上滚了下来。

“颇黎，你怎么了？给我看看你的伤口！”达尔扔掉手中的东西，关切地问。

“不妨事。大家吃完了就上路吧！”颇黎摆手道。

“该死的天气，只怕你的伤口已经烂了。快给我瞧瞧。”

达尔不由分说地拉开颇黎的衣襟，我抬眼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气：他胸口裂开了一道大口子，上面胡乱地涂着些草药，如今伤口化脓，创口上的肉已经模糊得让人触目惊心。

周围的人一见他的伤势，虽没说什么，但目光中都有些怜悯和敬佩。

“苏鲁克，把酒和草药拿来。”

达尔大声吩咐。

一个精悍的男子连忙拿出两个皮囊递给达尔。

“你躺下，我来给你洗洗伤口。”达尔一口咬掉塞子，将烈酒倒在颇黎的伤口上。那酒的纯度很高，顷刻，伤口处便冒起了白泡。

“咝！”我倒吸了口气，皱着眉看着那些翻涌的小泡，一阵毛骨悚然。再看颇黎，他紧闭了双眼，将牙关咬得很紧，显是痛极。

达尔在一旁感同身受，表情异常痛苦，过了一会儿，他才从囊中倒出一些发酸的草药汁。

“啊，啊。”我装出哑巴的发音，拉了拉达尔，然后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瓷瓶递给他。

“这个是什么？”他打开闻了闻问。

苏鲁克接过去一嗅，顿时眉开眼笑地说：“这个是唐朝人的金创药，非常珍贵的那种，赶快给颇黎用上。”

“你从哪里得来大唐人的东西的？”达尔一脸狐疑地问。

我瞥了眼他，摆出一副“你爱用不用，打死我也不说”的跩样子。他被我一气，顿时黑下脸，一副憋屈样子。

苏鲁克从腰中拔出匕首，在自己手上割了一刀，然后撒了点药粉在伤口上，静待片刻后他喜滋滋地说：“没事，没事，赶紧给颇黎用上吧！”

“噢，没事就好。”

达尔也真够皮厚，见那药没问题，赶紧珍之若宝地抢过来，小心翼翼地给颇黎涂上。涂完药，他得意地晃了一下，见还有大半瓶，连忙塞进自己怀中，生怕被我抢了回去。

蛮夷小人！

我又气又好笑地在心里说，见他冲我笑，我狠狠地飘了个白眼给他。





“达尔大人，颇黎伤成这样，我们还走吗？”苏鲁克一边给颇黎缠绷带一边问。  
“这个……”  
“当然要走。”颇黎拉好衣服，起身道，“再往前就是穆尔奇克，我们的人可以在那里休整一下。”

“不过你的伤口……”苏鲁克有些担忧地说。

“呵，不妨。”

说话间，颇黎已经上了骆驼。

达尔和苏鲁克对视了一眼，摇了摇头。

我沮丧地抬头看了眼太阳，懒洋洋地跳上自己的骆驼，跟着队伍前进。那个颇黎也真是的，哪有大中午过沙漠的？再说了，自己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要玩什么英雄主义？

走了大约三个时辰，领队的人指着前方欢欣地叫了起来：“我们到了，穆尔奇克！”

队伍里面的人听说到了穆尔奇克，顿时欢呼雀跃。

我拍了拍骆驼，赶到领队人身边。

哗！

我眼前一亮，数日来的疲惫被眼前的绿色一扫而空。天哪，多美的一片绿洲！若骆飞他们在我身边，我大抵要叫出来了。

我回过头去，笑吟吟地看向跟上来的颇黎和达尔，他们的眼中也流动着欣喜的光芒。

“我们到了！”达尔激动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瞪了他一眼，这色伯伯居然乘机揩油，真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到下面的绿洲里去，不过那样太有损和谐了，试想柔美平坦的草坪上忽然砸出一个大坑，一定不会好看到底哪里去。

颇黎对大家挥了挥手，一群人顿时如饿虎扑羊般冲进那片绿洲的中央地带，那里有一带新月状的湖水，蓝缎子般闪着光辉。而湖边则生长着一些柳树，柔柔的丝绦在微醺的风中摇曳，晃得眼前的景致仙境般失真。

我好奇地打量了眼四周的地形，奇怪这里为什么到了深秋居然还有春的韵味，但琢磨了半晌却也没明白过来。

达尔大约是饮饱了水，拎着羊皮水囊朝我走来，脸上洋溢着浓烈的欢喜，浓烈到让我闻出羊奶的味道。

“你这个清高的丑八怪，居然不去喝水。拿着这个喝。”他把水囊递给我。

我接过他的水囊，狠命用手擦了擦，这才用更清高的姿势喝光它们。

“你去洗洗脸，瞧你脏得……啧啧，哪有女人是你这个样子的。”达尔不屑地说。

洗脸？美得你！老娘才不会让你们当成养眼的工具呢！

我看也不看他一眼，直接走到湖边的大柳树下坐下。不远处，颇黎敞着衣襟惬意地喝酒，金子般的阳光下，这样的男子看上去很舒服。我忽然想，要是对面坐的是天行，那该有多好？想到这里，心里莫名惆怅。

颇黎注意到了我，侧过脸来，友好地对我笑了笑，旋即把他手上的酒囊抛给我。我接过来拿在手上把玩，却并不喝酒。

这时，苏鲁克和两个汉子在一处点燃了篝火，达尔和几个人赤着上身在河里捞鱼。吃久了那些干巴的肉，肠胃比牛还牛的突厥人怕是也受不了了。

“哟嚯！接着。”

达尔抓了一条大鱼，高高地举起，冲我们叫了一声，旋即把那条鱼抛给了我。

我接过那条活蹦乱跳的鱼，手忙脚乱了半天才把它按住。

这条鱼长得真奇怪，通体红得像血玉一般。

“小心！”

我探出手，正打算抚摸那条鱼细滑的鱼鳞，却被颇黎的叫声打断。

我不解地看着他。

“这种蛰罗鲑牙齿锋利得很，一口下去能咬掉你半截手指。”

颇黎起身走到我身边，接过那条鱼，折下枝柳条从它鳃边穿过。他动作娴熟，仿佛一个很老到的渔夫。我好奇地看着他穿那根柳条，就在这时，一团黑影向我飞来，我一惊，下意识地一避，但还是被溅了一脸的滑腻冰凉。我擦掉眼睛上的水一看，一条鱼正在我脚下挣扎。我错愕地抬头看向颇黎，他的神情同样错愕，深潭般的双眼看定了我的脸，里面闪烁着我看不透的光芒。

“让你接住你没有听到吗？”

达尔从湖里上岸，大声嘟囔着朝我走来，刚走到我身边，他就圆瞪了眼睛：“真主啊。”

我愤怒地看向他，恨不得狠狠捶他一顿。





“你的脸像鱼肚子一样白哦。”达尔出神地看着我，伸出指头，快速地在我脸上划了一下，“也和鱼肚子一样滑。”

听他这样一说我才想到脸上的污秽只怕被刚才的水冲掉了，于是我怒视了他一眼，赶紧跑到湖边一照，哎，春光乍泄啊，都怨那混蛋达尔。

既然暴露了身份，我索性把脸和头发全洗干净了爽利上路。等我把清洁工作做完，那边已经传来了烤鱼的香味。

达尔看我走过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烤好的两条鱼先递给颇黎和我。

“你是汉人？”颇黎淡淡地看着我，棕色的眼眸里是我所不熟悉的意味。

我半微笑地回看他，反正已经到了绿洲，就算他们把我扔下我还是有办法离开的，况且他们看上去也不像是那种不讲情面的人。

“颇黎，我们族里面有娶了汉人姑娘的，生下来的女孩也是她这个样子。”达尔连忙为我辩解。

“达尔，颇黎有他的看法。”苏鲁克阻断了达尔的话。

“带她离开这个黑沙漠吧，明天到了千泉，就让她离开。”达尔连忙请求道。

颇黎仿佛没听到他们说话，细心地挑着鱼刺，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把手上挑好刺的鱼递给我：“嗯，那就到千泉吧。”

我没想到他有这一举动，略一惊，还是接过他手上的鱼。

“嘿嘿，那就好！”

达尔欣喜地笑道，然后拍了下我的肩膀：“赶紧吃啊。”

我轻轻咬了一口脂香四溢的鱼，心里有些感动。达尔其实是个不错的叔叔，虽然有点自作多情……



## 第四十四章·沙钵罗可汗

CHAPTER 44

漫漫黄沙渐渐被抛至身后，一路无言，次日午后，越过一片草原，我们终于抵达了千泉。听师父说阿史那贺鲁将牙帐设于李乐和千泉两处，此番看这里水土沃润，林树扶疏的风致，不得不赞他是个懂得享受的人。

入了城我才发现这里车水马龙，各地商贾杂居于此，建筑也比较汉化，宛如进了一个小长安。

我们在一个客栈里用完饭后分道扬镳，临分开前，达尔塞了一袋金币给我。

他们离开后，我找到这镇上最大的客栈，打算稍事休息再打探骆飞他们的消息，因为不出意外这几日他们也应该到千泉了。

这家客栈的老板是个蓝眼睛的胡人，他一见我立刻停下记账：“啊……就是你了。”

他叫住我，从柜台里拿出一幅画像，“你是不是肖姑娘？”

我惊讶他的汉话说得如此之好，瞧这架势，定然是有人托他留意我，于是我点了点头。

“这里有一封信是给你的，你的同伴昨天留下让我给你的。”他确定我的身份后，将一封信递给了我。

我惊喜地拆开，骆飞熟悉的笔迹便出现在我眼前。

“谢天谢地！”我捧着信长长地舒了口气，“他们都没事！”

“老板，如何去但罗斯城？”

骆飞信里说隐藏在突厥的蜃楼线人在但罗斯城发现劫持天行那伙人的踪迹，



他们已经先行追赶过去，让我一接到信就赶往但罗斯城。

“不远不远，从此处往西行一百四十里就能到了。过了但罗斯城，就可以抵达孛罗了！”

“西边？那不是……”那不是达尔他们走的方向么，我略一沉吟，丢了块金币在他桌上，“谢过！”

出了客栈我立刻在镇中心的集市上买了匹良种三花马，快马加鞭地赶了过去。

入夜后，我一身疲累地赶到了但罗斯城，但见城里灯火辉煌，街头有许多穿着华丽的胡人美女巧笑着招揽各地旅人。

我下了马，在这异域的浮光丽影中孤身前行。

不久我就在一家大客栈前发现骆飞留下的暗号，我惊喜地踏入客栈，一个正在喝茶的汉人立刻拦下了我。

“娘娘！骆大人于此处恭候多时了！请……”

我看了他一眼，思量片刻后点头随他进了后院。这家客栈的后院颇为狭窄，院中间种着一些从大唐引进的花树。没走出几步，正对着我的大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立于眼前。

“阿飞！”我不禁鼻子发酸：终于找到组织了！

他乍见我，眼中泛起一阵波澜。他还未得及开口，另一扇门就打开了。

“小姐，真的是你！”

一身胡服的阿如一见我，禁不住激动快步上前拉住我的手：“我可担心死了！刚才在房里听到你的声音，还不敢相信是你！”

“嗯，我没事。”我拍了拍她的手，转而看向骆飞，“阿飞，你在信里说劫持皇上的人曾在这里现了形，可是当真？”

“不错，蜃楼的兄弟接到我们的命令后在各个关卡和客栈都安排了眼线，早在千泉时已经有兄弟盯上了行事谨慎的他们。等他们到了这里，我们的人上前插科打诨才发现了蛛丝马迹。”

“那当时怎么不救回皇上？”

“他们正要有所动作，忽然来了一队突厥士兵迎走了那些人，他们怕打草惊蛇，不敢轻举妄动。”骆飞顿了顿，“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肯定受命于阿史那贺鲁，如今皇上肯定在阿史那贺鲁手上。”

“天！”我闭上双眼，半晌才激动地说，“我们这就去那狗贼的老巢，把皇上救出来。”

“不可！”

骆飞语气坚决地说，一边说一边将我往屋里让。

“如今李罗城全城戒严，进出的人都要经过严密搜查才可放行。”

“你的意思是说汉人根本无法进城对吗？”

骆飞点了点头，我顿时失望透顶。

“苏大将军的人马已经进入突厥的地界，不日战争就要打响了，我们要等待时机，趁乱寻找机会混入李罗城。

“不错！”阿如忽然插嘴道，“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以免打草惊蛇。”

我不置可否地答了个“哦”字，心中却做了另一番打算。

简单地和大家吃完晚餐，我提议要出去散心，骆飞执意要与我一同前往，我推脱不过，只好有些郁郁地让他跟着。

但罗斯虽只是个小城市，但得益于处于交通要道，其纸醉金迷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长安这样的大城市。

“阿飞，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走走。”我无暇看街道两边的风景，挖空心思想把他支走。

“不可以。”他抱着剑，干净利落地否定了他上司的命令。

“孤男寡女一起散步，会有绯闻的。”

知道他这个人没办法说服，只得小声嘟囔一句作罢。

这时，前面街道上忽然出现了混乱，周围人纷纷跑上前去围观。

“哇，有热闹看，走……”

我一下有了兴致，拉起骆飞的手就往人群里钻。

“皇后，你！”

他还没来得及否定，就已经被我扯进了人堆。

“我给了你父亲十个金币，你现在居然想逃走，你是想让穆雅姐大娘我蚀本吗？”

但见街口立着一个美艳的波斯妇人，她手执马鞭不紧不慢对一个背影纤弱的





汉人少女训话。那少女匍匐在地上颤抖，说不出话来。

说着，那个叫穆雅姐的妇人蹲下身用纤长的手指托起那个少女的下颌，对面的人群立刻发出一阵惊叹。

“真不知道你们汉人怎么会有那么腐朽的贞洁观念……”穆雅姐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她，“我把你献给沙钵罗可汗，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愚蠢的东西！”

说着，穆雅姐恨恨地将她的脸扭向一旁，她半张明艳的脸顿时映入我眼中。我微有一怔，这少女真美，整张脸如羊脂玉般洁白温润。

那少女吃痛，长黛微颦，她挣扎着起身，拭去脸上的泪痕，凛然道：“我大唐子民的气节又怎是你这番邦蛮夷所能懂的？要让我伺候杀戮我父母兄弟的仇人，我宁肯一死！”

说罢，那少女猛地蹿上前去推倒穆雅姐，一头撞在石柱上。骆飞飞身上前抢救不及，只听一声闷响，那少女顿时香销玉殒。

周围人尖叫着退开数丈远，却不肯散去。

穆雅姐皱了皱眉，将马鞭弃于地上：“该死！”

一个胡人汉子叹息了声，凑近穆雅姐道：“听人说沙钵罗可汗喜欢端庄的女子，这个本来最有希望，居然……哎！”

“哼，不知好歹。”穆雅姐瞥了眼那少女的尸身，“你马上再找一个这样的汉人姑娘来，后天就是沙钵罗可汗寿诞，我得把这些礼物献上去。”

说着，她扭着水蛇腰进了街前一家披红挂绿的妓院中。

众人见热闹看完，三五成群地散去。我看着地上那少女的尸身，心中一阵悲痛惋惜：“阿飞，这个女孩有气节得很，我们断不能让她暴尸于这异国他乡。”

骆飞点了点头，抱起那个少女。我们一路无言，我不时看那少女褪去鲜活的脸，心中郁郁。回到客栈，客栈小二见我们抱着一死人，顿时大骇道：“客人，千万不能把死人带进我们客栈啊，我们这里以后还要做生意的。”

我和骆飞对视一眼，知他的话有道理。

“这样吧，街头有一家店可以火化人的尸体，你们将这个女孩火化了再带回家乡吧。”小二也知道我们得罪不得，于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你先回去，这事情交给我去办。”骆飞淡淡地看着我说，“好好歇着，这么些天你也该累了。”

“说这么体贴的话干什么啊？”我嬉笑着拍了下他的肩膀，“去吧，我会好好歇

着的。”

骆飞这才抱着那女孩随小二走了，我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转角处，打了个响指，转身向来时之路跑去。

胡地的妓院颓靡俗艳，葡萄美酒的醇香熏得我几欲沉醉。我垂手立在一旁，装出矜持婉约的样子。

“就是你要见我吗？”穆雅姐奇特的口音再一次响起。

“嗯！”

“抬起头来。”她有气无力地说。

“是！”

我缓缓抬起头来，她那张浓墨重彩的脸顿时跃入眼帘中。

穆雅姐乍一见我，脸上懒散的笑意便凝住了，一双深碧的眼中不断跳跃着惊喜。

“哈……”她靠近我，拉起我的手，上下左右打量了我一阵才问道，“会跳舞吗？”

“会一些。”

“你会跳那些大唐的舞蹈吗？”

“自然会，奴家正是大唐人。”

“那就此！”她拍了一下手，笑逐颜开，“你打算要多少卖身钱？”

“我不要钱。”我微微一笑，“因为我知道大娘一定有本事让我享尽荣华富贵，那点钱我要来何用？”

“很好，我要的正是你这样的人。”她满意地点了点头，“你跟我来。”

我低着头跟在穆雅姐身后，穿过长长的回廊，我们走进一间锦绣堆砌的宽敞大屋子里。

“你可愿意伺候突厥的沙钵罗可汗？”穆雅姐掩上门曼声问。

我故意犹豫了一会才点头：“既已进了这样的地方，伺候谁都是一样的。”

“很好。这才是聪明人。”穆雅姐的目光中满是赞许，“你去屏风后的浴池里沐浴更衣，我要看看你这个聪明人有没有做可贺敦的命。”

说着，她抛了件柔丝长袍给我。

我温婉地说了声是，步入屏风后，但见屏风后有一汉白玉砌成的大浴池，汨汨





热水从池边的金鼎中流出，无声地注入池中。

我褪去臃肿的匈奴衣服，跃入池中享受久违的沐浴。

一个时辰后我心旷神怡地披了浴袍出去，正在铜镜前描眉的穆雅姐冲我微微一笑。我在她的示意下走近她身边，她探出纤细莹白的手，轻轻地将我的袍子褪至肩头。

她的指腹从我的肌肤上不着痕迹地滑过，激起我一阵战栗。她似笑非笑地打量完后才发话：“没有男人可以抗拒这样的身体，包括沙钵罗可汗，你实在太让我骄傲了。”

我继续扮我的内敛淑女，含笑不语。

“你换上这件舞衣，后天我会安排你献舞，一定要让沙钵罗可汗留下你，然后夺得他的心。要知道他和别的汗王不一样，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几乎没有会阻碍到你。”穆雅姐唇边的笑纹越发深刻起来。

见多了巧夺天工的舞衣，穆雅姐这件精致舞衣已入不了我的眼。她帮我层层穿好，引我至镜前，我这才发现这衣服自然有它的妙处，只见轻盈通透的衣料和巧妙裁剪使我整个身体如笼于薄雾轻烟间，满是圣洁的诱惑。

“再戴上这层面纱，他一定会和所有男人一样好奇面纱后的容颜。”穆雅姐有些激动，喃喃自语道，“这五年来，他总是拒绝各地敬献的美女，我就不相信他对他已经死去的可贺敦有那么深刻的感情。”

哦？如此说来，阿史那贺鲁倒是个多情种子？

“如果后天你能顺利留在沙钵罗可汗的牙帐里，把这个倒进他的酒中。”

我正出神，穆雅姐递了个小纸包至我的面前。

“是。”我接过它，低眉顺眼地回答。

“你不好奇这是什么？”她问道。

“我只知道应该这样做。”

“很好！这是一包神奇的催情药，至于有什么用，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她暧昧一笑，脸上颇有得色。

次日一早，我和五个艳丽的西域少女被塞进了一辆大马车中，为了行路方便，我们都统一穿着有面纱的波斯衣服。

一路颠簸，直到午后我们才顺利到达李罗城外。李罗城的守城见是穆雅姐，



略微检查了一下马车便嬉笑着放行了。

马车入城后，那几个西域少女纷纷探出头去看街上的风景，不时发出吃吃的笑声。我时不时瞟一眼街道两边，并不为其繁华所蛊惑。

马车行了半个多时辰，方才进入阿史那贺鲁的牙帐驻地。

“你说大汗为什么不住在城市里？”几个少女交头接耳议论道。

“不知道，草原有什么好的？到处都是牛羊，气味恶心得很。”

听到这里，我摇了摇头，不动声色地摸了一下我的靴子里藏着的匕首，见它还在，我心里安稳了很多。

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我挑开帘看了眼，见是一群前来迎接的突厥人便厌烦地放下帘子。

“穆雅姐大娘，你还是像星星一样璀璨耀眼。”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我一怔，不由发笑。

“达尔大人，你也依旧英姿勃发，骏马般刚健漂亮。”穆雅姐媚笑道。

我且偷笑且听达尔大叔和穆雅姐大娘调情，真没想到达尔居然是突厥的高层，那么颤黎呢？忽然想起那个将我从狼吻下救出的颤黎，他的职位只怕比达尔还要高吧？

“今年你带来的姑娘在什么地方？”

“在那辆马车里，大汗选完后，最漂亮的那个自然要送给达尔大人你了。”穆雅姐赔笑着挑开我们乘坐的马车帘子。

我连忙低下头，生怕被达尔发现。

忽然，一只大手伸到我面前。我一惊，身体不由往后一倾，慌乱地看着打算掀我面纱的达尔。

“大人，你这是干什么？”穆雅姐也很吃惊，连忙拉住他。

“这个女孩的眼睛长得很像我喜欢的姑娘，让我看看她。”达尔挣开穆雅姐的手，探进身体来扯我的面纱。

我连忙缩到角落，背对着他，拼命用手护住自己的头。我倒不是怕他，而是怕他强行把我留下，那样一来我就见不到阿史那贺鲁了。

“算了，肯定不是她。那丫头凶悍得很，要真是她，这会儿我一定被她揍趴下了。”达尔有些失望地说，说完后还自我解嘲似地笑了笑，“你们过去吧，我专门为你们清理了两个最大最舒适的营帐，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晚上好好为大汗表演！”